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八十八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詁經精舍文集

易消息解 陳善



昔者聖人因陰陽定消息消息者陰陽生長之名也陰不自生麗陽而生故陽言息陰言消以消陽為義易緯乾鑿度曰易无形畔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而始又曰乾坤相並俱生曰相並俱生則易變而為一二亦生矣一變而七二亦變而八矣七變而九八亦變而六矣由一而七而九陽之息也由二而八而六陰之消也然在形變之始有形無質至分為天地而後陰陽之氣皇清經解 卷三言天

經義叢鈔

一

出入變化不可形象其最顯者莫如日月繫辭所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庖犧於是仰觀俯察以三畫象一七九即效法為二八六之三畫以為天地之象因以乾坤相合為日月之象以明消息見月三日昏見于庚明生于下而得震象焉八日上弦見丁明盛于下而得兌象焉至十五盈于甲明滿而乾象著矣是為陽息月十七日晨見于辛魄生于下而得巽象焉二十三日下弦消而魄盛于下而得艮象焉至二十九日入于乙明盡而坤象成矣是為陰消晦朔之間日月藏于壬合于癸陰陽相通而得坎離象焉坎離者陰陽之合也庖犧既立八卦又慮陰陽消息之旨未能發揮旁通於是以三為六因而重之以復臨泰觀剝坤遯蹇否大壯夬乾十二卦立消息以餘卦附之錯

綜參互而後以陽統陰以陰從陽之義始大備漢時言易者皆明消息然亦有離合今其遺文可考者三家鄭氏荀氏虞氏鄭之贊易也述伏羲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其言消息也則以卦氣六日七分之說解之然其注復卦云建戌之月以陽氣已盡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以剝在戌復在子隔亥坤一卦是但以辟卦爲候不論餘卦與稽覽圖所言卦氣不合其言餘卦爻象以爻辰解之陽爻就乾位陰爻就坤位則是六十四卦乾坤十二爻畢矣豈聖人設卦以盡情僞之意哉荀氏言消息較鄭氏密其言乾升坤降與乾鑿度所言合虞仲翔所以謂荀譖之注有愈俗儒也然其注泰卦云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經義叢鈔

二

陽息而升陰消而降陽稱息者長也起復成巽萬物盛長也陰言消者始遘終乾萬物成熟成熟則給用給用則分散故陰特言消也是以息爲陽之生消爲陰之用不以陽生爲積善陰生爲積不善于聖人履霜堅冰之旨奚取焉虞氏世傳孟氏易又具見鄭荀氏書得以考其是非故其爲注也原九六之旨以明變化考日月之行以定消息運終始之紀以敘六十四卦其言爻象也當爻皆取變動成於既濟與鄭氏所言者異矣其言吉凶也以陽生爲吉陰殺爲凶與荀氏所言者又異矣天地之變化於是而彰鬼神之情狀於是而著聖人窮理盡性之學於是而明消息之旨莫詳於此矣王弼不明此理騁虛誕之辭以言易其盈虛消長之次不詳於此紫辭象傳槩以爲不經嗚呼旣以

爲不經矣消息之理何以明之哉

易消息解 汪家禔

陰往陽來爲息陽往陰來爲消坎離陰陽在中得中和氣故坎離不見消息消息在三畫者三日成震八日成兌陽息也十六日退巽二十三日退艮陰消也易貴陽賤陰故成震爲餘慶退巽爲餘殃在六畫者復至夬爲陽息姤至剝爲陰消陰陽交易卦變以生而本在乾坤故乾鑿度謂聖人因陰陽起消息立乾坤以統天地消息爲陰陽自然之數夏至晝漏六十刻漸以短冬至晝漏四十刻漸以長時消息也陽律三去一下生陰律三益一上生鍾律消息也治極亂靜極動人事消息也易切于人事于剝言君子消息盈虛天行也陰盛陽微順而止之行法以皇清經解 卷三頁六 經義叢鈔 三

俟命消極必息也豐言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雷火盈實豐盛之時持盈有道息極防消也豐于卦氣值夏至剝當九月陽衰一進之一退之臨彖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臨與遯旁通陽息至二已憂其消蓋思豫防之意學易可以無大過于彖三言消息微之消息爲孟氏學震兌坎離圭四方六十卦更用事據六爻言虞氏以易道在天三爻足矣故更言納甲蓋爻用六象備三納甲以坎離爲中宮六爻以二五得位成既濟定易道尙中和陰陽極消息見焉坎離不盈不虛以無制有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大道何有消息哉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金衍縉

太初元年者漢祿太歲在丁丑而古祿太歲在甲寅也十一月

甲子朔旦冬至者漢厯初改建寅以冬至退入前一年丙子故漢書律厯志稱大歲在子而古厯則爲甲寅之冬至也史記厯書殘闕太初之術不傳其厯術甲子篇不知何時補入首尾七十六年卽推步家四章爲一節之法其間歲陽歲名本多舛錯又與爾雅不符當有譌脫其太初天漢太始征和等年號司馬貞指爲褚先生所續章俊卿疑爲劉歆三統厯譜有之今細檢篇中記焉逢攝提格以後凡二十八閏與資治通鑑所載殷厯高后元年甲寅起至武帝元鼎五年己巳止七十六年中閏月無一不合則此篇是殷厯而非漢厯太初以後年號則後人竄改也厯書所載武帝詔曰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本文與漢志略同其不曰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皇清經解

卷五頁六

經義叢鈔

四

旦冬至凡二十一字卽甲子篇之首行此必後人傳寫重出誤接于詔書之下今試讀詔書上文旣云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管而下文又云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有是理乎漢志載詔書無此二十一字其爲衍文無疑也漢志云迺以前厯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于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孟康注云此爲甲寅之歲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此甲寅之年而漢志以爲丙子當是班固用三統與太初不同唐書厯志引一行日度議云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闕逢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說者云太初之元歲在星紀故漢志以爲太歲在子而當時詔書以爲年名闕逢攝提格

者乃指歲陰所在非謂太歲所在也歲陰亦謂之太陰又曰青龍亦左行周十二辰而常在太歲之前二辰古人以太陰紀歲攝提格以下十二名皆謂太陰所在也又云歲陰與太歲皆百四十四歲而超一辰故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而復其初秦漢之間多以歲陰紀歲東漢始專用太歲而去其超辰之法難者云太歲與歲陰太陰爲一闕逢攝提格乃是歲星所起所謂本星度也甲寅與丁丑相去廿四年謂甲寅是歲星本度則可謂是歲陰紀年則不然自歷元起本星度已後十二年歲星常循十二辰之度一年行一次自後行度漸不能循常次積百四十四年而有超辰太歲則以常次紀歲不能與之超辰也竊謂古太歲與歲星俱有超辰之法當從前說若太歲太陰歲陰三者爲一當從後說超辰之法見于司馬彪續漢書律厯志引永元十四年霍融之言曰百四十四歲而太歲超一辰卽服虔注春秋左傳之所謂龍度天門也周禮馮相氏保章氏鄭康成注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今厯太歲非此也又云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其妖祥之占廿氏歲星經其遺象也賈公彥疏云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陽右行于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四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而總有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也歲左行于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服虔注春秋龍度天門是也由此推之則知古厯太歲跳辰以

是年冬至爲甲寅漢厯太歲不跳辰以是年冬至爲丙子也天官書用石氏之說日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此古厯之歲星也漢書天文志云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太初厯在營室東壁在卯日單閼二月出太初在奎婁此漢厯之歲星也由此推之則知古厯與太初厯絕歲星之行度相去二辰一以爲太歲在寅一以爲太歲在子也然歲星行辰時有贏縮順逆雖稱百四十四年跳一辰不過約舉大端續漢書律厯志引虞恭宗詆等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蓋三統厯由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以千七百二十八年計十二皇清經解

卷五頁六

經義叢鈔

六

超爲一周則八十二周之外尙餘三十五年故云有奇究之上古之年荒遠難稽據四分術則減少九千三百六十七歲皆未可盡信若以漢志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復得本星度之語核之則一百二十八年又四分年之一而跳一辰近人以新法求之則八十七年而跳一辰此則超辰之數不可泥也或謂閼逢攝提格爲歲星行度之年則未必然歲星右行此年在攝提格明年當在赤奮若又明年當在困敦安得以攝提格單閼執徐爲次乎此則行度之年不可通也若夫太陰之名始見于淮南子天文訓而天官書則謂之歲陰漢天文志則謂之太歲甘氏歲星經則謂之攝提且天文訓言天神之貴者莫貴于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廣雅言青龍天乙太陰太歲也此則太陰太歲

之名不可分也惟古厯漢厯之異致敬甲寅丁丑之疑知年名  
焉逢以下二十一字之非武帝詔書厯術甲子篇之爲殷厯而  
非漢厯則無可疑矣是不可以不辨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胡 縉

太初元年歲名之不明一由不知太歲超辰之法一由不知太  
歲歲陰之有別太歲百四十四年超一辰此太初法班氏著之  
律厯志者志云迺以前厯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  
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蓋是年十一月歲星  
出星紀婺女六度日躔在星紀而是月斗杓建子故太歲在子  
與上元泰初所在相合故云已得太初本星度然所舉者一元  
皇清經解 卷三頁六 經義叢鈔

七

之歲數積算四千六百一十七超辰三十二推之當在甲辰非  
丙子也必加十三萬八千五百一十歲而得上元丙子故志又  
云漢厯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也此歲數  
中得超辰之歲九百九十三故東漢時太史令虞恭等議云太  
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在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  
歲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  
子是也

左傳襄二十八年疏三統云歷以庚戌爲上元蓋不用超辰同虞恭等所推非三統本法

劉歆三統乃追述太初而作其步歲星術以千七百二十八爲歲星歲數  
此數卽歲星超辰一周之數

以十二乘百四十四得千七百二十八其推歲所在

則以積年盈歲數去之不盈者以百四十五乘百四十四除而  
得積次左傳疏云歷家以周天十二次次別爲百四十四分歲



星每年行百四十五分是歲星行一次外剩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乃剩行一次其欲知太歲則以六十除積次不盈者自丙子起算算外得太歲所在此超辰之法之顯然足據者太初以前雖無可考然三統以春秋內外傳言歲所在推之武王伐殷歲在鶉火至魯僖公五年積算四百六十八歲星當超三辰越鶉火鶉尾壽星而在大火是年重耳奔狄故董因言君之行也歲在大火是也自此至昭公三十二年積算百四十五歲歲星超析木而至星紀傳云越得歲而吳伐之鄭康成謂此年歲星在牽牛是也歲星既超辰則太歲不得不從之而超所謂歲星常應太歲以見由此推之超辰之法古矣若四分則不然虞恭等謂四分仲紀之元起于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皇清經解

卷五十六

經義叢鈔

八

四十五年歲在乙未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此但以六十甲子推算不復用超辰之法故恭等駁太初法云日不得空周天則歲無由超辰蓋不知歲星自有行分其超辰由積年而見與日之周天無與也明乎超辰之法則太初元年之爲丙子而合于上元本星度何疑至於虞恭蔡邕並以太初元年爲丁丑說者以爲由不知太歲超辰故誤丙子爲丁丑此則不然漢志明云歲前十一月朔旦冬至則歲名困敦乃謂太初元年歲前非本年也武帝紀太初元年仍以冬十月爲歲首而次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至夏五月始正歷以正月爲歲首是皆始改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而公孫卿等所推太歲在子實在正月前迨改歷後既以正月爲歲首則十一月當屬之上年而太

初元年爲丁丑矣若以爲丙子則太歲與歲星不相應何則歲星在歲前既以十一月出星紀則本年必以十二月出元枵矣蓋改元自在丁丑而麻家據所推冬至以立法定用丙子爲元兩不相蒙也更下推至王莽建國五年距算一十六未及超辰之限自丁丑推之太歲正在酉故莽傳云倉龍癸酉若以太初元年正月後爲丙子則推至建國五年未及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無此法矣故太初元年正月後爲丁丑而正月前冬至麻元則太歲爲丙子若史記所云年名闕逢攝提格漢志所云復得闕逢攝提格則自指丙子歲之歲陰所在言之非太歲也自東漢後罕言歲陰學者或主廣雅之說欲合歲陰太歲而一之而知二者之分者又或言之不詳竊謂太歲者歲星出時斗杓

星清經解

卷五頁六

經義叢鈔

九

所直十二辰之位也太陰者歲星出時紫宮中陰德星所直十二辰之位也古人詳於天事尊禮太一奉承帝車既以歲星之出步歲而復繫之以斗杓維之於天一三者相應會天位而重民時之義也言太歲者莫明於鄭氏言太陰者莫備于淮南鄭注周官馮相氏保章氏皆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所謂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年正月日在亥宮歲星亦以正月出于亥宮正月斗柄建寅卽命此年爲太歲在寅也鄭又云歲星爲陽右行于天太歲爲陰左行于地者歲星由丑而子而亥以至寅爲右行麻天盤十二宮一周太歲由子而丑而寅以至亥爲左行歷地盤十二位一周一行于天一行於地太歲之見于鄭義者固如此其情晰也

淮南子言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史記  
天官書前列直斗口三星曰陰德或曰天一此太陰爲陰德星  
之證淮南先言天一元始後言太陰二元始異名而同實也又云  
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句陳在子元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  
又云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元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  
以太陰配四象及鉤陳則太陰爲星象矣又云太陰在寅歲名  
曰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夫  
歲星以十一月出斗构建子太歲當在子而淮南繫之太陰在  
寅之下則太陰必非太歲明矣又云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  
太陰則固顯然分別必非一物明矣太陰之見于淮南者又如  
此其詳盡也太陰由寅而左行

皇清經解

卷五十八

據淮南  
及史記則太歲由子而左行歲

十

星之于天則由丑而右行是太初元年歲前冬至太歲在子歲  
星在丑則太陰必在寅矣淮南言歲星次舍與太初悉合若甘  
石悉差兩月蓋甘石戰國時人所用者周正以建子之月爲正  
月故耳其實不異也史公載之天官書偶未晰而漢書天文志  
承之遂成歧說律厯志載太初元年歲前十一月歲在星紀婺  
女六度下復云正月歲星出婺女明以正月爲十一月蓋用甘  
石成文也且天文志所紀太歲年名自以所用之厯爲主決不  
舍太初而從甘石其諸書之以太歲太陰同稱青龍者散文或  
可通稱耳猶之石氏星經以攝提爲太陰而天官書謂歲星一  
名攝提豈得以太陰歲星爲一乎故太初元年之名爲闕逢攝  
提格者據歲陰言也歲陰者歲星出時陰德三星所值之辰也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金 鷄

史記太初元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漢志則云太歲在子孟康注漢志謂太初之元當是甲寅愚竊以爲不然年名甲寅月當爲丙寅何云月名畢聚乎索隱謂班固用三統與太初厯不同是又不然漢書先敘太初次敘三統截然不紊何得謂班固用三統乎或又謂太歲超辰之故不知歲星有超辰太歲無超辰歲星年行一次有餘分故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太歲則行十二年而地支周六十年而干支俱周別無超越所謂龍度天門者非太歲也若太歲亦與之俱超將是年一歲而太歲有二名無是理也或又以太歲後二位爲太陰謂此以太陰紀歲不知太歲卽太陰淮南子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

皇清經解

卷五頁六

經義叢鈔

十一

史記天官書用其文作歲陰漢書天文志作太歲廣雅云太陰太歲也知太陰太歲之非二則知古人不別以太陰紀歲矣如以太陰後二位當之何以不名戊寅而名甲寅乎太初元年本是丁丑史記以爲焉逢攝提格者此殷厯之元太初厯所用故也蔡邕據緯書謂甲寅元乃殷術僧一行以太初元年起丁丑特以七曜行度合於甲寅之元故命爲焉逢攝提格而實非甲寅其說是也其云太歲在子以太初始建寅而冬至在寅月之前故特云太歲在子明此乃丙子之冬至非丁丑之冬至也漢志云以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其云上元泰初云復得闕逢攝提格可知爲

麻術之元矣

澣衣成事辨 趙春沂

裴松之注吳志引虞翻別傳翻奏北海徵士鄭元尙書注違失事目云成王疾困憑几洗頰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天子頰面謂之澣衣甚違不知蓋闕之義竊謂儀禮士喪禮云浴衣干篋又云浴用巾拒用浴衣注云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爲之其制如今通裁拒晞也澣衣卽浴衣名異實同耳蓋旣用浴衣浴事已畢故云澣衣成事若祇澣濯裳衣何云成事之有喪大記云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浴用絺拒用浴衣如它日疏云拒拭也用生時浴衣拭肉令燥也賀氏云以布作之生時有作也又云絺用細葛除垢爲易玉藻云浴用二巾

皇清經解 卷三言六

經義業鈔

三

上絺下綌出杆履劓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由此推之中用絺者以除垢也衣用布者以拭身也蓋古人凡朝祭大典無不浴浴畢拭之以布謂之浴衣鄭氏則謂之澣衣旣以濯解洮類又言澣衣成事言濯畢而拭以衣成事猶言濯畢也濯畢然後相被冕服于經文情事亦合此蓋鄭君據禮而知者非謂澣濯衣裳也虞氏不悟此旨遂以譏鄭學者復不知鄭氏澣衣成事之旨謂虞氏以此誣鄭則又非矣或又疑爲濯之上有脫文當云洮讀爲濯引周禮守祧注證之然鄭注果讀洮爲濯則惟以洮爲濯不以類爲濯虞所云天子頰面謂之澣衣連文讀之明是舉類以該洮與鄭相反何以誣鄭至如此之甚知其說未安矣

六飲解 徐養原

周禮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醕入于酒府按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或以醕爲醴黍醕漿水醕澁疏云漿人六飲水漿醴皆與此經同惟醴用清耳涼則此經澁也醫則此經或以醕爲醴也醕則此經黍醕也惟醕不在六飲之列水者鄭注內則云水清醴水而謂之醴者殆以其可飲歟漿者內則注云漿酢醕也又酒正注云漿今之載漿也按說文酉部載酢漿也从酉其聲又水部漿酢漿也其說並與鄭合賈公彥以爲載字从載从酉省載之言載米汁相載漢時名爲載漿此說不知何據卽如所言當云从酉从載省不得云从載从酉省也醴者說文云酒一宿孰也釋名云釀之一宿而成皇清經解 卷三頁六

經義叢鈔

三

則云或以醪爲醴後鄭以此當周禮之醫其說云凡醴濁釀醪爲之則少清矣醫之字從毆從酉省也案醪與醴爲六飲之二今以醪爲醴則非醪非醴故以爲醫若先鄭則以內則之醴爲醫其說云醫與臆相似實一物按說文無醴字先鄭引內則作臆今內則作醴後人所改也又說文酉部醫治病工也毆惡姿也醫之性然得酒而使从酉王育說一曰毆病聲酒所以治病也周禮有醫酒許氏所說字體與後鄭同後鄭所謂从酉省者省乃衍字也其說字義則頗與先鄭合蓋毆者臆也病者善臆故人身有臆嘻疋在背下俠脊傍三寸所厭之令病者呼臆諱諱一作醴莊子曰生者嗜醴物也古以酒治病遂以名其酒後鄭雖以醴爲梅粦然於酒正載先鄭說於下而不破之是亦得

皇清經解

卷三頁六

經義叢鈔

尚

備一義且必如先鄭說然後內則所列諸飲與漿人適合無駢拇枝指之病矣醪者鄭注酒正云醪今之粥醪飲粥稀者之清也注內則云醪粥說文醪黍酒也一曰甜也賈侍中說醪爲粥清然則鄭君之說傳之賈氏也幾人共六飲而酒正止辨四飲者鄭氏以爲水涼無厚薄之齊故也厚薄謂清糟也泚曰清不泚曰糟糟用柶清不用柶四飲皆有清糟故后致飲于賓客有醫醪糟夫人致飲于賓客有清醴醫醪糟而酒正於醴獨謂之清蓋以醴爲貴故得專清之名內則序飲亦惟醴言清糟意可見矣四飲兼清糟爲八并水涼爲十列子曰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六飲皆漿類漿人掌之故總謂之漿

中庸說

洪震煊

禮記中庸第三十二鄭君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注君子中庸云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二說異而同相輔而成本經以爲訓也證諸喪服四制之篇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不得過不及謂之中所常行謂之庸常行者卽常用是也故叢舜之大智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中者卽中庸之義是也古訓以庸爲常非平常之謂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鄭君亦注云庸猶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非謂平常之德亦行平常之言亦謹也證諸易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九家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以信行常以謹荀子不苟篇曰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楊倞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慎故下

皇清經解

卷五 東六

經義叢鈔

五

文反之曰言無常信行無常貞惟利所在無所不傾者是則可謂小人矣此皆以常訓庸者也後漢書胡廣傳云廣性溫柔謹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譽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起天下中庸有胡公曰常曰屢此庸之所由名也論語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何晏注云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爾雅釋詁曰典彝法則刑範矩庸恆律戛職秩常也書篇或以典名或以範名禮篇或以法名或以庸名其義一也若以庸爲平常者則必非中庸之庸之義也揚子雲云甚矣聖道無益于庸也聖讀而庸行盍去諸此以庸爲平常者也揚子且欲去之惡乎孔子而以爲德之至也荀子曰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污傭俗傭卽庸



也左思魏都賦曰超百王之庸庸謂凡常無奇異也審是數義  
聖賢不貴平常之庸矣

中庸說 徐熊飛

中者藏也庸者用也惟藏之極深故通乎天命之性惟用之至  
廣故能爲天下國家以至於贊化育中者正也庸者功也其道  
正而有功故謂之達道故謂之不可離子莫之中非正也以其  
無功也五霸之功非庸也以其不中也正爲體功爲用不可相  
離易之言中也重於正九三六四皆正也三多凶四多懼以其  
不中也九二六五皆非正也二多譽五多功以其中也故彖傳  
言中三十有五象傳言中三十有八正不必中中無不正也自  
古聖人言道末有不計功者故舜典曰奮庸熙帝之載臬陶謨  
皇清經解 卷五 賁六

經義叢鈔

六

曰自我五禮有庸哉益稷曰車服以庸周官太宰職曰保庸司  
徒職曰以庸制祿皆所貴乎有用之學也子思作中庸欲以明  
中之必有庸庸不外於中故詳言中而略言庸一則曰中和再  
則曰時中和以發中時以用中不言庸而功卽在堯舜之平地  
成天用中而已矣孔子之仕止久速時中而已矣

性情說 汪家麟

聖賢之學推情合性不尊性滅情性生于陽情生于陰獨陽不  
生獨陰不成乾爲性通乾于坤旣濟定文言曰利貞者情性也  
又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性內情外何內陽外陰曰獨立者陽  
體物者陰情接物而生以物爲質詩烝民箋曰其性有物象其  
情有法則情法性陰承陽也釋氏廢情不能推性及物性爲空

虛然則情無惡歟曰有欲無惡治情以性呂覽貴當篇曰治欲者不干欲干性翼奉謂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與廢情偏乃害性平情所以盡性然則通性何以以恕推己度物發皆中節性始有實治情何以以忠因其固然無有短長情乃有常大學絜矩情通性也中庸用中性治情也情何不能治性曰陽勝陰治陰勝陽亂聖人通陰陽故能理性情參許氏鄭氏虞氏說

性情說 胡 縉

命於天而生者謂之性感於物而動者謂之情性者何仁義禮知信是也情者何喜怒哀樂好惡是也天地者性之本也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有陰陽人有性情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性在天爲六氣在人爲六情有

皇清經解

卷三頁八

經義叢鈔

七

善無不善者性也率乎性而善悖乎性而不善者情也言性而不本於仁義禮知之善者鑿于天而昧於人其爲說也駭言性情之善而不本于陰陽五行之與者詳於人而略于天其爲說也虛孔子而後言性者不一則其說將奚從曰從孔子孔子之言性也備于周易曰一陰一陽之爲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夫易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言性而曰道曰善曰仁義禮智則言性惡而不以仁義禮智爲性者其說非也言

性而曰天地曰陰陽則言性情而不本于陰陽五行六氣者其說亦非也曷言乎性情本乎陰陽也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陰陽三合然後生陽主性陰主情陽者善故性善陰有欲故情有不善善乎許叔重之言曰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而白虎通亦言曰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孝經鉤命決亦言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言性情者說莫精於此矣蓋分而言之則性情各有陰陽性對情而言之則情爲陰性爲陽陽極生陰故性之動爲陽陰極勝陽故情之動爲欲陰承乎陽則順矣情率乎性則情亦善矣曷言乎五性本乎五行也按大元經曰

皇清經解

卷五頁六

經義叢鈔

六

三八爲木性仁二七爲火性禮四九爲金性義一六爲水性利五十爲土性信劉歆班固作律歷天文志漢書晉灼注引翼氏說皆與之同白虎通復暢其義曰人有五藏六腑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水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殺成萬物也心所以禮者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火照有似于禮上下分明腎者水之精智者進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脾者土之精土尚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若乾鑿度之論五性則又以信屬水知屬土其說曰凡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夫萬物始出于震震東方也陽氣始

生受形之道故東方爲仁成乎離離者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禮之敘也故南方爲禮入于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宜故西方爲義漸于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刑盛陽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四方之義皆統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故中央爲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際也鄭君中庸注祖其說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尸子曰冬爲冬亦同此說二說大同小異按孔子曰知者樂水則以水爲知土爲信者其說得之按揚子以性爲善惡混而大元仍以仁義禮知信爲五性劉歆班固賈逵皆宗古學而漢志白虎通之說皆云知屬水信屬土與揚氏大元合必周漢以來古義也故乾鑿度亦云水土二行兼知兼信史氏周易口訣義引以立說木金水火非土不載仁義禮知非信不

皇清經解

卷三頁六

經義叢鈔

五

成明乎五者之爲性則性之善也不辨而自明矣曷言乎六情本于六氣也按左氏傳子太叔述子產之言曰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賈逵曰好生于陽惡生于陰喜生于風怒生于雨哀生于晦樂生于明翼奉奏議亦嘗言之曰北方之情好也東方之情怒也南方之情惡也西方之情喜也上方之情樂也下方之情哀也白虎通之論六情說與之同此周漢以來六情之說也明乎六者之爲情則情之有欲也亦明矣曷言乎率乎性則善悖乎性而不善者情也按易曰利貞者性情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又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爲仁義禮智之端此言情之率乎

性而善者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此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管子曰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也必以喜怒哀樂漢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亂其義此言情之悖乎性而不善者也然則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者何謂也曰此其說詳見於中庸蓋性有三品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一者一於善也故曰性相近也然則性既善矣孔子所謂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者何也曰此言學也非言性也上下之義孔子嘗自言之矣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

皇清經解 卷三頁六

經義叢鈔

干

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其意曰唯生知之 upper 知與困而不學之下愚斯不可移耳苟非生知則非學不成也苟困而學之則亦無不善也然則性既善矣亦有待于教乎曰有性之有待於教者情爲之也凡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哀樂喜怒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孔子言盡性言存性中庸亦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率性者率其五常之性也修道者脩其五常之道也董仲舒曰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度制不節又曰民之性如爾如卵爾待練而爲絲卵待覆而爲雛性待教而爲善斯言也得之矣 董子言性純雜相半當分別觀之 聖人之治性情也以禮樂禮節性樂防情其用性情也以忠恕忠率性恕推情總之在盡其五常之性而已孔子而後言性者惟孟

子子思及漢儒之言陰陽五行者爲得其實焉若周人世碩密  
子賤公孫尼子之徒言性有善惡荀子言性惡揚子言性善言惡  
混是直以情之有欲者爲性也告子以性爲無善無不善是直  
離情以言性而近于桑門之學也故鑿于天而昧乎人其失也  
駭或祖孟子以言性而略于陰陽五行致五性六情之說不明  
于天下故詳于人而略于天其流也或病於虛是故惟聖人之  
論性情也言天亦言人貴實不貴虛而情以之正而性以之盡  
而命以之定

性情說

洪震煊

性者何仁義禮智信也情者何喜怒哀樂愛惡也仁義禮智信  
之謂性故性無不善喜怒哀樂愛惡之謂情故情有利欲情出

皇清經解

卷三頁十八

經義叢鈔

三

於性樂記所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  
之欲卽情也惟情本出於性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惻隱  
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  
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人皆有之此  
性所以爲相近也逮乎感物而動而情僞生好惡無節於內欲  
引於外不能反已天性滅矣滅天性而窮人欲於是悖逆詐  
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此不善用其情者也善用其情者六  
情所以扶成五性是故性本善情可以爲善孔子曰人之生也  
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生之謂性也此孔子之道性善也文言傳  
曰利貞者性情也利爲和貞爲正因和而得正由情而復性此  
孔子之言情可以爲善也孔孟之言若出一轍安有如王仲任

所舉而云鄼文茂記繁如春華者哉鉤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說文解字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其猶守孔孟之家法者歟

性情說 徐養原

今有人於此或曰善或曰惡各持其說莫能相勝試取其行事條而列之則其善惡可不辨而明孟子以性爲善荀子以性爲惡二子言性各有所指而說者不察互相譏彈宜其說之多而愈晦也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然則孟子以仁義禮智爲性也荀子曰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然則荀子以好利疾惡好聲色爲性也今試舉仁義禮智以示人曰善耶惡耶則必曰

皇情經解 卷三言六

經義叢鈔

三

善試舉好利疾惡好聲色以示人曰善耶惡耶則必曰惡然而說者多伸孟而抑荀彼將曰性一而已孟子之言是則荀子之言非是不然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不待學而知不待慮而能也凡人所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者皆謂之性何必限於一哉且荀子之言亦有所受之也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非卽荀子之所謂性乎孟子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性也又曰口之於味其性不與人殊是孟子論性固兼二者而言之矣孟子兼而言之荀子乃舉其一端則荀子之識不逮孟子然以荀子爲不識性則亦不可凡二子之言性非空言性也將以勸學也學以復其性故人可以爲堯舜學以化其性故塗之人可以爲禹孟子之爲學猶索逋然求其所固

有者荀子之爲學猶殖貨然致其所本無者故曰聖人若人之所積而致矣孟子言聲色臭味君子不謂之性惡人之順性而廢學也荀子以爲正惟性惡乃不可以不學告子曰生之謂性此亦一說也記曰凡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以血氣心知爲性自古而然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仁義禮智非他血氣心知之不偏者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他喜怒哀樂之不乖者是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此又以知愚爲性知不極上愚不極下其爲知愚率相近也因其所習而知者益知愚者益愚惟上知與下愚其性本相遠矣習不能移之使相近也若仁義禮智則上智與下愚一也何遠近之足云

皇清經解

卷三頁六

經義叢鈔

三

格物說 洪震爐

自儒者以格物爲第一義於是分門別戶黨同伐異而未有艾也而要之皆非也夫古人未有離學以爲教者也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周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禮記曰人不學不知道豈有大學之教而首以離學爲事哉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如若所言卽物窮理真心坐悟遠宗扞禦近取量度是離學之教而已矣是無益之事而已矣烏乎可哉善乎唐孔冲遠之釋禮記大學也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者言欲精誠其己意先須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須學習然後乃能有所知曉其成敗故云先致其知也致知在格物者格來也言若能學習招致所知已有所知則能在于來物若知善



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由斯言也學習當居致知之先格物實在致知之後善惡之來惟致知者能知之也物格而後知至言物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若善事來則知其至于善若惡事來則知其至于惡既能知其至則行善不行惡也審若是言則格物爲身外之事非有關於學問也惟物之未來我則先學習招致所知有以待之物之既來我則知其善惡成敗所至而有以處之夫人未有喜敗而惡成者也人之不行善而行惡正由不知事物成敗所至耳使其知之意向敢不誠心何敢不正也大學一書反覆申明此義而已如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辟則爲天下僂矣是言善惡所至也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亦言善惡所至也財聚則民皇清經解

卷三頁六

經義叢鈔

禹

散財散則民聚是言善惡所至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亦言善惡所至也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故是言善惡所至也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是亦言善惡所至也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言至此善惡成敗吉凶終始極爲沈切夫善惡存物緣人所好而來大學之第一義在先學習招致所知以待物來而知其至耳易曰遂知來物來物卽格物也義固在知來物而不在來物也樂記曰物至知知物至卽物格也義在知知而不在物至也知格物本非第一義尙何紛紜辨難之有哉

格物說 徐養原

釋格物之義者多至七十二家聚訟紛紜幾如議禮夫程朱爲理學正宗則或問所載二程之說一十六條乃格物之正義其餘曲說固可一掃而空之矣惟鄭氏舊注立學校者已向千載雖精研未若閩洛而詰訓具有師承或尙可以備一解乎鄭氏云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按格之訓來見於釋言非臆說也蓋知者非昭昭靈靈之謂也謂其能知物也物不來則何所知乎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因夫事物之來以審夫善惡之幾而已天下之物有善有惡皆緣人所好以招致之唯因其來而有以審其善惡之幾則自然知所當好知所當惡故曰物格而後知至凡物之未來寂然不動及其既來感而遂通易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所謂極深也知至至之可以幾也所謂研幾也極深研幾格物致知之謂也樂記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皆以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此與格物之義亦互相發明夫人心之靈足以知物而物至又足以知知有知斯有好惡大學一書其要在慎好惡如好好色如惡惡臭 四天理者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徇人欲者也天理人欲善惡 四凶之所終始也苟非物來何以知之乎

考格字十有八解漢唐宋言格物者皆宗鄭氏康成其禮記注云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孔穎達小變其說言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亦來應之以格物兼及行惡說李習之復性書稍渾言之謂物者萬物也格者來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司馬溫公亦不以鄭君爲非特謂其未盡古人之意其釋格物曰格猶扞也禦也謂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姚江王氏宗之以格物爲正物爲去欲按諸儒解物字俱與聖經無涉不若朱子作事物之理解事卽事有終始之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也鄭君据爾雅釋言格來也又据易繫辭聖人之道無有遠近幽深遂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經義叢鈔

三

知來物謂當以所來之善惡驗所知之淺深是格字全無功力知何由致不若朱子据釋詁格至也但補傳兩言天下之物物無窮格亦無窮誠難免爲後人所譏宋黎氏立武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致知格物卽在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中故不必重言以釋之此說足破學者之疑而朱子或問中亦嘗及之謂以其至切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外而至於人遠而至於物是固以內而身心意外而家國天下皆物也自漢以來言格物者七十二家難盡舉其同異要必以朱子或問黎氏發微之說爲折衷若朱子補傳則大學原無關文固無容補耳

曾氏一貫論 洪頤煊

論語一貫之旨兩見於經宋儒謂一貫爲孔門不傳之祕惟曾氏得其真詮端木氏次之其餘不可得聞此其說非也案爾雅釋詁云貫事也又云貫習也古人解貫字皆屬行說卽孔子所謂道也會氏以忠恕解一貫忠卽是一恕卽是貫恕非忠不立忘非恕不行此卽一貫之義非忠恕之外別有一貫之用也孔子因能行者少故偶呼曾氏以發之他如告哀公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忠也告仲弓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施者恕也忠恕之說盡人皆得聞之宰獨二氏爲得其傳乎又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又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莊子云自其同者觀之萬物皆一也老莊異端尚知一之爲貫曾是七十子身通六藝者而反不知一貫之爲用乎故呂氏春秋云亡國之主一貫說文引董子云一貫三爲王莊子德充符云以不可爲一貫是一貫亦當時常語非果有不傳之祕也端木氏因論學孔子語以一貫此又別是一義周禮注十葉爲貫後人以錢十百爲一貫穀梁傳云羈貫成章范甯注羈貫謂交午翦髮以爲飾鄭君注儀禮云一從一橫曰午是貫從十起義故說文引孔子曰推一合十爲士論語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門惟顏氏生知亞于聖人故能以一貫十曾子力行忠恕已至故聞而卽唯若端木氏力行忠恕者有未至則猶有然與非之疑夫子云子一以貫之夫亦謂道在忠恕非與語曾者有二也

皇清經解 卷三 貫一

經義叢鈔

七

後儒好言元妙幾若孔門一貫別有一物得其傳即可超凡入聖孔子祇不示人者此禪家頓悟法容或有之以此而語聖人之道恐失之遠矣

曾氏一貫論

洪震煊

夫鬱草十葉爲貫錢貝十百爲貫然則貫者備十數也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是故一貫三爲王十合一爲士一貫之旨考文可知貫從母生從母從貝從貝則非無物從母則非一數羅縷道妙必絕慮于虛無也錯綜理蘊宜辭聲于孤陋也實字從貫貫成實文實義不虛貫數非一貫之與實旁通情矣周語載單子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戴記著孔子之言曰內思畢心曰知

中中以應實曰知恕由斯以談忠恕若實學之通義一貫之雅

皇清經解

卷三貫文

經義叢鈔

天

詰爾者中度衷必有實功聞一知十亦非空悟博學審問是爲講貫好古敏求是爲累貫夫子之道無隱乎爾故管子亦云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豈有高談性理存神于冥漠之鄉矯語從容荒忽于名物之數而自以爲泛應曲當哉少之屯也上貫一木之才也上貫一艸之毛也上貫一夫一貫與貫一殊情以貫與自貫異致彼艸木之無知故貫地以自然若人爲物靈動爲世則觀玩則上下無常酬酢則人已兩盡必強識事數之全乃克盡物情之變語曰忠信爲周周正言乎其全爾而數從一始一在其下爲本一在其上爲末本末具而上下通忠恕之效也二爲偶一三爲函一四成四分五象五行八八爲六袞出爲七分別相背者八屈曲究盡者九數之未備皆未可言貫惟

天道甚微日家近俗自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俗儒趨時  
要取世資故緯候稠疊以偽雜真劉彥和嘗云東序祕寶朱紫  
亂矣蓋天地之象至定不定者氣蒙之也天地之數至定不定  
者事亂之也達者始終古今深觀時變仰察氣機俯識事變權  
衡其理綜覈其故則經亦緯也黃石齋云詩者易之象致春秋  
者易之爻義也詩之用三百一十一取諸河圖春秋之用二百  
四十二取諸雒書易象之言二氣藏數于象洪範之言五行藏  
象于數皆原本圖書與易合體又云自後漢書諸儒雜解緯書  
聖言雖存他書益出秦素相淆近藉之仲尼遠託于軒轅瀆亂  
五辰可謂遞矣欲資以聞道椒治天人何繇焉所幸者易詩春  
秋書俱存可執符契以證聖道誠哉石齋之言也蓋帝王之興  
皇清經解 卷之三 音平

經義叢鈔

五

必有瑞應是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自儒者高談性命卑言象  
數求一歲而難通問盈虛而莫據秦漢目爲卜筮之書晉宋謂  
談性命之路至使東序河圖幾同燔煨古語云逃虛易覈貫難  
文流貽誤可勝道哉

緯候不起於哀平辨 金 鶻

緯候之書說者皆謂起於哀平之世非也緯候所言多近理可  
以翼經本古聖遺書而後人以怪誕之說襲入其中遂令人不  
可信耳其醇者蓋始於孔氏故鄭康成以爲孔子所作其駁者  
蓋亦起於周末戰國之時何以知之秦始皇時已有亡秦者胡  
之讖則讖緯由來久矣孟喜漢初入也而卦氣圖之用本於易  
緯司馬遷武帝時人而史記所載簡狄吞燕卵生契之事本於

天也卑字从一 一猶地也故古文上丁字皆从一从一者上下通也此非一母之謂乎土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土一者道也此非一母之謂乎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一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一一而四方中央以 此又非一母之謂乎且曾子之所謂忠恕者二字皆从心六書之例又或以一爲心如音聲也生于心有節于外謂之音从言合一一卽心也是忠恕之爲一母亦與六書之誼合此皆證之說文而無不可通者也特是一母本古語故莊子德充符曰以不可不爲一母其後衍之如荀子天論曰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母一起一廢應之以母淮南原道訓曰所謂一者無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母九野倣真訓曰夫道有

皇清經解

卷三頁六

經義叢鈔

三

綱紀條母得一之道連于枝萬葉皆卽孔門一母之指也至如韓非子顯學曰磐石一母呂覽過理曰亡國之主一母此又不專指道言蓋一母之指備文爲道單文則泛耳要之以一爲道實肇端于孔氏而大衍于說文故曰一母之指卽六書之說也許氏之功誠鉅矣哉

曾氏一貫論 湯錫蕃

蘇子云孟子之論本於子思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竊嘗受中庸而讀之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中間多所引述文似不屬意實相承凡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若絲牽繩聯而下爲堯舜以來言道者統宗之書疑其別有期獲自道其生平所得力及

之揆厥淵源於曾氏尤溯洄不置焉

顏氏復禮論 洪震煊

自農皇重卦天澤兆象軒后正名冠裳垂飾而禮制開先嗣是  
虞史陳謨謂天秩自我伯夷降典則惟寅惟清殷因夏禮周因  
殷禮煌煌乎丕天之大律治世之鴻模也仁量周天下舍此其  
何歸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又曰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  
孝爲仁本禮爲仁文道非小矣功不隘矣及周之衰諸侯踰法  
惡其害已盡去其籍至春秋之末則禮亡已久亡久則必復自  
然之道也孔子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訓爲任己誥爲身  
謂顏子身任復禮之事廣錫同仁之量故又曰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禮之時用大矣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典著六官繫  
皇清經解 卷三頁六 經義叢鈔 三

彰九德履以和行復以辨物釋回全好則出入之无疾也嘉會  
輔仁則朋來之无咎也若夫人性有男女妒忌之別爲制婚姻  
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  
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去故作新制卽爲  
復以人治人道亦非遠正如復卦初九從坤剛反動而以順是  
爲不遠之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厥數綦繁其要甚約視聽言  
動舉其凡矣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由博反復自窮來其  
義一也若其不爾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  
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  
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  
陵之漸起正如上六之窮上極柔遠道不反是爲迷復迷復有



凶來復有吉復禮之道其惟剛健乎蓋剛則能斷鮮因循習俗之情健則能行絕節文繁重之慮顏子法復之初九故見稱于孔子曰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善卽非禮知行必由已撥亂而反正任重而道遠假令得有爲遷貳之風旣革輅冕之願終售以此及天下則仁孰大焉

顏氏復禮論 趙春沂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醞酢往來體之乃人情之欲後儒未悟厥指以天理爲禮而禮復之愆遂晦嘗按說文復往來也曲禮曰禮尙往來以之詁復禮其証最確且聘禮注復報也樂記禮也者報也注禮有往來也其証二特牲饋食禮注今文復爲反鬼谷子裨闔篇去而復來曰反反與復証得爲通

皇清經解 卷三頁六

經義叢鈔

三

其證三聘禮記曰賓旣將公事復見之以其摯疏云向訝者私見已今還以摯私報之此以來而往者爲復也樂記六成復綴注反位止也此以往而來者爲復也故何妥注易曰禮是交接會通之道也顧或者謂孔注復反也是復禮卽反本之謂往來者禮之文非禮之本也不知曲禮其次務施報注三王之世禮始興焉則卽以施報爲禮之本亦無不可郊特牲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國主社所以報本反始也施報旣禮爲之本則報本反始亦卽復禮之謂施報固與往來之誼合也或又謂禮尙往來者禮之體非行禮者之用以復禮爲往來禮不辭今案喪大記注復或爲服中庸注禮謂人所服行也行有往來意克己復禮者約身以往來於禮是復禮又猶之行禮也然則復禮

何以爲仁也禮不云乎禮猶有九而后君子知仁焉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至於復禮本古志見于左昭十二年傳聖門緒論厥有師承故證之禮經無不合者而要之復禮之說實賴三禮鄭注後人因得旁引曲證大暢厥旨則鄭注論語雖亡而不亡矣

釋能

段玉裁程作

六書之體指事象形諧聲會意也六書之用轉注假借也六經傳注自爾雅而下皆兼言轉注假借二者而說文因字之體以言其用故只言字之本義不言假借如能是獸名其本義也下

皇清經解

卷三頁六

經義叢鈔

音

文云能獸中堅故倂賢能而彊壯倂能傑此是許之說假借處與韋下云故借以爲皮韋鳥下云故以爲鳥呼來下云故爲行來之來朋下云故以爲朋檣字西下云故因以爲東西之西子下云人以爲倂爲一例全書內發明假借祇此數條而已能之爲賢能爲能傑由能獸堅中而引伸之也引伸之則賢能能傑爲字之正義凡今人曰能者皆是也鄭說古書作耐此由古能與而同音耐與而有本義古書同音之假借也鄭以漢人文字皆作能此獨作耐故釋之非鄭謂能皆當爲耐也又才能本無正字借能獸爲之若借耐爲之則又借中之借也

釋能 徐養原

能字鄭以爲古皆作耐而以能爲三台字於禮運樂記注兩言

之又注易利建侯而不宰讀而爲能注詩柔遠能邇讀能爲御耐去寸則爲而故讀而爲耐而與如古通用故讀耐爲御秦晉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如有容者猶言能有容也故公羊傳曰其心休休能有容此讀能爲如之證也許君之說曰能熊屬足似鹿从肉曰聲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強壯稱能傑也能而從炎則爲熊能而从罷則爲罷熊罷皆猛獸能亦熊罷之屬又曰彫罪不至髡也或从寸諸法度字从寸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人之有能猶獸之有力也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有知慮乎多聞識乎趙氏注云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乎按知慮多聞皆由于強強壯稱能傑不亦宜乎大司徒三年大比則攷其德行道藝而獻其賢者能者賢謂德行能謂道藝也藝

以道爲本道藝以德行爲本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此唯賢者而後能之故曰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明先有內美又重之以脩能乃可貴也漢書食貨志曰能風與早師古曰能讀曰耐然則耐既可讀爲能能又可讀爲耐所謂古字音同皆相假借者也康成之說毋亦示人以假借之法而未暇詰其本義也歟

釋能 汪家應

包眾物爲該又爲合遂民欲爲恣順之均之爲御事在己爲任力有餘不求助爲堪又爲勝在內爲善在外爲才陳子人爲力統爲舉其事殊爲道藝爲才藝爲理德法爲行政令轉音爲耐

更其訓爲從以多訓同賢以有所得訓同德以過人訓同俊以勝訓同果同毅以伉訓同健以善訓同淑同令以本義訓爲能屬足似鹿

說文尔疋相爲表裏論 徐養原

小學之書蒼雅並稱蒼卽蒼頡篇雅卽尔疋也說文之爲書也檢以六文貫以部分益承蒼頡之後而變其體例者也夫尔疋爲詁訓之祖而說文爲字學之宗先師相傳具有端委說文讀應尔疋無不合者然著作之初意各有指歸今欲知其同必先辨其異也蓋尔疋主義說文主形形則偏侑依附宜溯其原義則展轉訓釋務暢其流故說文所釋皆字之本義而尔疋所訓則借義爲多假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唯初之皇清經解 卷三頁六 經義叢鈔

爲始是其本義與說文合其餘皆假借也又說文羅列諸字雖不見經典者亦皆載之尔疋則專爲詩而作故毛公詩傳以詁訓命名取義於尔疋也觀釋詁之張仲孝友釋訓之如切如磋直舉全句而釋之至釋言篇中自買賣也至熾盛也二十三句皆依詩之次第爲之訓釋未嘗倒置其言幕幕也者卽采薇之歲亦暮止也或有不見于詩者則後人取他經附益之要未有出六經之外者故溧書藝文志列尔疋於五經奏議之後此其異于說文者也至若今本尔疋往往與說文抵牾又自有故一則傳爲之淆譌也衡門謂之閔所以止扉亦謂之閔以說文考之所以止扉者乃閔而非閔也紅龍古其大者歸差齊實以說文考之歸則齊實也亦有尔疋不誤而說文誤者禱告也而

以爲礼吉是誤告爲吉也葑大也以爲艸木到而以菽爲大是  
誤葑爲菽也他如山有艸木曰岵無艸木曰屺則說文與尔正  
合而與毛傳異石戴土爲岨則說文與毛傳合而與尔正異孰  
得孰失有不可得而考者矣一則字體之亂改也以務爲菽以  
暨爲改以貢獻之貢爲贛賜因通借而失之氣靜也說文有瘵  
無瘵其萌蘗蒲說文曰夢灌渝鎬侯之爲蒲也牟母之爲鶻也  
白躡之爲獮也商何之爲蓄也叔鮪之爲鮪也刀魚之爲魴也  
當互之爲魴也畱蹂之爲鷓鴣也見於說文注者猶存古文假  
借之遺不特脊令卑居毛傳爲近古也今之尔正增益偏徇殊  
失古意此後儒之誤非元本然也且說文引尔正禰禰禰禰今  
尔正竝無其文則其書之脫誤固已多矣其顯與說文背者若  
皇清經解

卷三言文

經義叢鈔

三

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是也禽頭與离兕相似其  
非羽族甚明以禽爲羽族殆起於秦漢之世尔正爲叔孫通梁  
文所增益將欲釋古今之異言亦得備存一義耳由前之異者  
觀之異而不害其爲同也由後之異者觀之有所以致異之故  
也知其所以異則知其無弗同矣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八十九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詁經精舍文集

孔子適周考 方觀旭

孔子適周史記世家未顯為何年水經注以為孔子年十七適周按世家載適周事本次於孔子年十七之後則水經注實與相合孔子年十七時為魯昭公七年是年夏四月春秋書日食禮會子問篇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塋日有食之時事相合閻氏百詩據索隱謂孟釐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為昭公之二十四年竊以此說未是考春秋昭公二十四年經書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纘卒皇清經解 卷五頁九 經義叢鈔 一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二月丙戌五月乙未相距甫六十九日豈有敬叔身遭大故甫及踰月親喪未葬即請從師遠遊者乎

論語大德小德解 方觀旭

論語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孔注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然則可者乃不責其備之辭所云大德小德是皆有德之人大小者優劣之謂也孟子曰小德役大德可以為證但從古注未見子夏之語必有弊也

曾點鼓瑟解 方觀旭

四書釋地謂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竝奏有自鼓而自歌者孔子取瑟而歌趙武靈王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是也有一人鼓瑟

一人歌者漢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有二人鼓瑟二人歌者鄉飲酒工四人二瑟是也無徒瑟者以此斷會點仍有口歌按此論似矣而未確檀弓云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而檀弓魯人有朝祥暮歌者子路笑之是琴有不與歌並奏者矣爾雅釋樂云徒鼓瑟謂之步注謂獨作之史記藺相如傳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酒令趙王鼓瑟使秦瑟必歌秦方求侮趙豈肯沒其歌而不書是瑟有不與歌並奏者矣大抵古人之用琴瑟有與歌相倚者亦有獨作者安見曾點之鼓瑟必有口歌歟惟是少儀云侍坐弗使不執琴瑟則點之侍坐鼓瑟必由夫子使之又曲禮云侍坐於君子君子問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經義叢鈔

二

更端則起而對則記點之作而前此三字竝應作而後對可知

禹都考 金 鸚

世言禹都安邑其誤始於皇甫謐帝王世紀酈道元滄水注因之近洪氏頤煊謂禹都陽城不都安邑足以正其謬矣然其所考猶未詳也鸚竊疑禹都有二其始都在陽城而其後乃都於晉陽案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翟夏禹國應劭曰夏禹都也臣瓚曰世本言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陽翟也師古曰陽翟本禹所受封耳應瓚之說皆非諸說不同洪氏頤煊謂陽城亦屬潁川郡與陽翟之地相近或當日禹所都陽城本在陽翟故漢志云云鸚考史記夏本紀禹避舜子于陽城諸侯皆去商均朝禹于是即天子位知其遂都陽城蓋即所避之處以

爲都也趙岐孟子注陽城在高山下括地志高山在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則陽城在高山之南今河南府登封縣是也若陽翟今在開封府禹州其地各異漢書地理志於偃師曰殷湯所都於朝歌曰紂所都於故侯國皆曰國今陽翟不曰夏禹所都而曰夏禹國可知禹不都陽翟矣陽翟爲禹所封之國而陽城則爲禹之都此確解也然左傳定公四年祝佗謂唐叔封於夏虛啟以夏政例以上文康叔封於殷虛啟以商政則禹之都卽唐國也唐國在晉陽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杜預注左傳云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是也本於漢志其說自確水經云晉水出晉陽縣西縣壅山酈道元注縣故唐國也亦本漢志乃臣瓚以唐爲河東永安張守節以

皇清經解

卷五頁九

經義叢鈔

三

爲在平陽不知唐國有晉水故變父改唐曰晉若永安去晉四百里平陽去晉七百里何以改唐曰晉乎唐定在晉陽今山西太原府是也又鄭康成詩譜云魏國虞舜夏禹所都之地魏與唐相近同在河北冀州故哀公六年左傳引夏書云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服虔以爲堯居冀州虞夏因之此皆禹都在河北之證也但在晉陽不在安邑皇甫謐酈道元以安邑爲禹都此爲謬耳陽城晉陽爲禹都皆有確證可知禹都有二蓋其始都于陽城卽所避之處以爲都而其後遷都于晉陽乃從堯舜所居之方也若謂禹止都晉陽固無解于世本汲郡古文及史漢諸書之說而謂禹止都陽城亦何以解左氏及服鄭之說乎汲郡古文帝舜卽位居冀



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是舜亦有二都也帝禹元年書帝卽位居冀此文有脫誤當云帝卽位居陽城至遷都晉陽乃書居冀也又考鳴條在陳畱其地屬河南舜自河北而遷於河南禹自河南而遷於河北其事相反而相類此皆未經人道者也

千乘之國出車考 金 鶚

論語道千乘之國古注解出車之制有二說包氏以爲十井出一乘馬氏以爲百井出一乘班固刑法志所言與馬氏合諸儒多主之鸞猶以爲不然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車萬乘百里出車千乘十里出車百乘也子產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圻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亦

皇清經解 卷五頁九

經義叢鈔

四

如孟子之說以開方之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若馬氏說百井出一乘則百里之國止有百乘必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與孟子不合包氏合於孟子是包氏爲可據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證也馬氏之說則據司馬法鄭康成注小司徒亦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三十家爲匹馬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八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疏通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是三十家也案司馬法一書未必真周公之制所

言與孟子子產皆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耶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今謂大夫百乘地方百里等於大國諸侯恐未然矣或謂司馬法車乘有兩法一云兵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賈公彥以士十人徒二十人爲天子畿內采地法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畿外邦國法此言千乘之國是畿外邦國也一乘車士卒共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見杜牧孫子注共一百人馬牛芻茭具備此豈八十家所能給哉不知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遂爲副卒鄉遂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邱甲疏云古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一

經義叢鈔

五

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猶不止徧境出之是爲千乘之賦然則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慎修云七十五人者邱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此說得之然則都鄙卽至出兵而調發之數惟用三十人豈八十家所不能給哉至于邱乘之法八十家而具七十五人無過家一人耳此但備而不用惟蒐田講武乃行蒐田之事未有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則止七十有五又何不給之有農隙講武王當人人訓練家出一人不爲厲民也若夫車馬之費亦自不多古者材木取之公家山林

而無禁則造車不難馬牛畜之民間可給民用不過暫出以供  
菑田之用耳芻芟則尤野人所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而出一  
車四馬又何患其不給乎或又謂百里之國山川林麓城郭宮  
室涂巷園囿三分去一三鄉三遂又不出車又不易一易再易  
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則三百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  
百里之國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域言也孟子言頒祿正是言  
田其曰地方百里者地與田通傳故井地卽井田也百里以田  
言則山川林麓以及涂巷園囿等固已除去矣頒祿必均若不  
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則祿不均矣苟境內山川甚多而封域  
止百里田稅所出安足以給用乎故知大國百里其封疆必不  
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蓋兼山川附庸而言也

皇情經解 卷五百八十九

經義叢鈔

六

孟子則專言穀土耳城郭宮室涂巷等雖有定數然亦非穀土  
則亦不在百里之內也先儒三分去一之說亦未必然孟子言  
方里而井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以井計數方里不必其形正  
方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畝則曰方里地方百里等方字皆  
如是也然則百里之國不謂封疆其里非廣長之里矣孟子言  
一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說  
蓋孟子言其略周禮則詳言之也分田必均周禮以二等均之  
其說至當左傳井衍沃牧隰臯鄭氏謂隰臯九夫爲牧二牧而  
當一井是也是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里之國亦不必九百萬  
畝以通率一井當一井當有一千八百萬畝矣此亦大槩言之耳天下土田美惡不同其通率未可定也孟子但舉不易之田而言故曰一夫百畝大國百

里也鄉遂之民皆受田則亦有車乘但其作之之財受於官府故曰不出車非無車也夫如是百里之國豈不足於千乘哉包氏之說可無疑矣

招搖在上解 金 鸞

曲禮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注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孔疏以招搖爲搖光釋文亦云招搖北斗第七星鸞案史記天官書北斗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一爲天矛星經元戈一星在招搖北一曰天戈元戈即天鋒也又云招搖一星次北斗柄端主兵芒角動則兵起然則招搖在搖光之端非即搖光也文選張平子西京賦建元戈樹招皇清經解 卷三頁九 經義叢鈔

七

搖薛綜注元戈北斗第八星名爲矛頭招搖第九星名爲盾今鹵簿中畫之於旌建樹之以前驅李善注引禮記招搖在上及鄭注解之蓋北斗原有九星之傳劉向九歎訊九魁與六神王逸注九魁謂北斗九星是也以九星言之則招搖即搖光以七星言之則招搖爲在北斗杓端其說可通耳案周禮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夫交龍爲旂即左青龍也熊虎爲旗即右白虎也鳥隼爲旟即前朱鳥也龜蛇爲旐即後玄武也日月爲常即此招搖在上矣何以知之左傳桓公二年臧哀伯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注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鄭注司服云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旗若然大常當有星其星必畫北斗漢書三統歷譜三辰之合於三

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則三辰謂日月北  
斗大常所畫之星非北斗而何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  
亦天子之象也大常爲天子之旗其畫北斗宜矣大常天子所  
建以祀者而治兵大閱亦載之則行軍亦必載之矣詩六月載  
是常服傳云日月爲常毛公以宣王親征故以常爲大常可見  
天子行軍必載大常也王親征必在中軍中軍號令之所出前  
後左右皆視之以進退大常有北斗星主指四方爲號令之主  
招搖天鋒又各主兵則載之正宜然不曰在中而曰在上者何  
也廣雅云天子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所謂高九仞者  
卽大常也大常高於諸旗則在上矣日月星皆畫於首招搖又  
在北斗杓端故曰在上也斗柄有在上者亦有在下者夏小正  
皇清經解 卷三頁六

經義叢鈔

八

正月初昏斗柄縣在下六月初昏斗柄在上此云招搖在上者  
蓋畫如六月初昏也九星竝畫而獨言招搖者固舉其端以該  
其餘亦以招搖主兵所指則殺伐故曰急繕其怒也考工記龍  
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旗七旂以象鶉火也能旗六旂以象伐  
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大常十二旒何以象日月北斗郊特  
牲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知大常亦然日月周行十  
二次北斗旋指十二辰十二旒所以象之也左氏謂天之大數  
不過十二故惟天子有之非大常不得有招搖星非王親征不  
得載大常解此則經義了然矣

釋名 金 鸚

咎古通舅士昏禮贊見婦於舅姑注云古文舅皆爲咎春秋傳

鼻犯他書亦多作咎犯咎與鼻義不相涉而得假借者以聲同也咎又通臯臯陶一作咎絲臯咎聲亦相近古韻蕭肴豪九通也故磬鼓磬字从鼓咎聲

釋庸 金 鶚

庸古通傭方言庸代也廣雅亦云庸代也庸通于傭故有代義庸又通墉易同人乘其墉釋文云鄭作庸鄭氏云小城曰附墉附墉卽附庸也庸又通鏞書益稷笙鏞以閒鄭氏鏞作庸注云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孰有成功庸又通頌大射儀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注云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古文頌爲庸頌古容字與庸同聲故通用庸又通訟書堯典詁訟可乎釋文馬本作庸訟借作頌故亦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 經義叢鈔 九

釋貫 金 鶚

貫古通貫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貫瀆鬼神說文貫習也从手貫聲春秋傳曰貫瀆鬼神是貫與貫通也說文解貫字云錢貝之貫从卪貝是貫之本義非習也習貫之貫當从手左傳作貫爾雅貫習也亦作貫皆省文借用也說文又有遺字云習也是貫之或體字也爾雅釋文貫作慣云本又作貫又作遺同貫又通

貫古通貫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貫瀆鬼神說文貫習也从手貫聲春秋傳曰貫瀆鬼神是貫與貫通也說文解貫字云錢貝之貫从卪貝是貫之本義非習也習貫之貫當从手左傳作貫爾雅貫習也亦作貫皆省文借用也說文又有遺字云習也是貫之或體字也爾雅釋文貫作慣云本又作貫又作遺同貫又通

宦詩國風三歲貫女魯詩貫作宦徐邈貫音官此宦字之誤貫與宦聲相近又傳云貫事也本爾雅釋詁與宦義亦近故通用也貫又通關鄉射禮不貫不釋注云古文貫作關史記五子胥傳五胥貫弓執矢嚮使者注云貫烏還反後漢祭彤傳能貫三百斤弓司馬貞曰滿張弓其所謂貫皆卽呂氏春秋所謂中關而止之關也鄉射禮貫字亦當如此解讀烏還反鄭注云貫猶中也中正不釋算也賈疏言不貫者以其以布爲侯故中者貫穿布侯故以中爲貫也釋文貫古亂反中也夫關者彎弓之限也孟子所謂穀率也張弓中關則能中正故鄭云貫猶中也賈氏以貫穿布侯解鄭說誤矣陸氏音古亂反亦以爲貫穿之貫均誤也古人射以觀德貴于中而不貴于貫侯若以貫侯爲貴是尚力也記曰禮射不主皮鄭注云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主皮者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論語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蓋人之力有甚弱者不能至侯則不中皮而比於禮樂亦必取之不主於中皮也然則射雖貴中而猶有不待中爲雋者況貫侯乎惟解爲中關而止之關則不失其穀率卽所謂比於禮樂者也雖不中猶中也故曰不貫不釋鄭氏注猶中猶字最有深意而賈疏不能知也貫又通母說文母穿物持之也从一橫母論語吾道一以貫之貫字當作母今本作貫假借通用也

釋祇金 鷄

古通振禮記內則祇見孺子注云祇敬也或作振書臯陶謨

日嚴祇敬六德史記夏本紀作振敬六德柴誓祇復之魯世家作敬復之徐廣曰敬一作振振與震通無逸云治民祇懼魯世家作震懼盤庚云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蔡邕石經作祇動萬民又易恆上六振恆凶說文引易作楛恆楛與祇聲同曲禮眇於鬼神注云眇致也眇或爲祇眇與振聲相近張揖埤蒼引作眇云告也眇與祇聲亦相近皆祇振相通之旁證也古韻支眞通春秋齊師遷紀邶鄘邵字音茲而夙晉寅寅一字本在眞韻而亦入支韻詩祇自塵兮塵與疾字爲韻夏禹襄陵操不入父子子字與民字爲韻左貴嬪楊后詠垂萬春焉春字與時字爲韻參同契黑者水基基字與一字爲韻又是非歷臆法內觀有所思思字與辰字爲韻皆支眞相通之證也又眞元二韻

皇清經解

卷三頁九

經義叢鈔

十一

通人人所知也艮字从目从匕當取匕聲易說卦傳艮止也艮止音相近也不然何以乾健坤順坎陷離麗皆諧聲而艮止獨否乎又支微二韻通人盡知之中庸壹戎衣鄭讀衣爲殷白虎通云衣者隱也所以隱形也又沂字从斤旂字亦从斤圻卽垠字又通作畿字禮記車不雕幾幾斨也班固答賓戲漢良受書於邳沂沂垠也詩小雅夜向晨晨與旂字爲韻左傳龍尾伏辰辰亦與旂字爲韻然則支元通卽如支眞通也微眞通卽如支眞通也惟支眞通故祇振二字以聲相近而通用也祇又通多春秋傳多見疏也服虔本多作祇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與祇同古字从氏从多每相通爾雅怳怳愛也漢書敘傳娒娒公主孟康注引作娒娒愛也



說文云葵菜也詩豳風七月烹葵及菽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土  
喪禮既豆之實既夕東方之饌四豆土虞禮記豆實士冠禮再  
醢兩豆特牲少牢饋食禮皆有葵菹此葵之爲菹者也土虞禮  
記錡芼有滑夏用葵冬用菹鄭注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菹公  
食大夫禮錡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滑菹菹之類賈疏  
經云皆有滑不言所用之物故取士虞記解之云之屬者其中  
兼有葵也此葵之爲羹者也凡豆實兩豆必用葵菹以羸醢配  
之四豆則加韭菹以醢醢配之士昏禮菹醢四豆菹謂葵菹與  
韭菹也六豆用昌本菁菹韭菹八豆則加葵菹公食大夫禮上  
大夫八豆聘禮堂上八豆其中皆有葵菹經雖不言可考而知  
皇清經解 卷三頁九 經義叢鈔 十一

凡錡羹必有滑夏皆用葵非特士虞禮公食大夫禮也然則自  
天子以至士庶人冠昏喪祭賓客之禮無不用葵葵之爲用廣  
矣故古人種之於園多至數畝以其爲常食之菜也葵類最多  
爾雅釋草云蒠免葵郭注云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灼啖  
之滑又云芹楚葵郭注云今水中芹菜說文云蒠見葵也詩曰  
言采其蒠蠶鳧葵也本草注江南人名豬蓴周禮朝事之豆有  
蒠菹又爾雅齧苦董郭注云今董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泔食之  
滑又菝蛄蚶郭注云今荆葵也似葵紫色陸璣詩疏云芘芘一  
名荆葵似蕪菁花紫綠色可食微苦又菹戎葵郭注今蜀葵似  
葵華如木槿華此葵之大者戎蜀皆大也此六者皆有葵名亦  
以其可食而味滑也然皆似葵爲葵之類非卽葵也今秋葵一

名側金盞六月放花大如椀蓋黃色紫心六瓣朝開暮落隨即  
結子諸葵惟蜀葵根苗嫩時可食秋葵嫩時食之尤佳格物論  
云葵有鴨腳之名鮑昭葵賦云豚耳鴨掌今觀秋葵其葉如鴨  
掌則秋葵卽葵菜之葵明矣白樂天詩貧廚何所有炊稻烹秋  
葵卽此秋葵歟今葵類之可食者惟菘葵古所謂藤菜今謂之  
紫果菜以三月種嫩苗可食五月蔓延其葉可作蔬其子剖之  
赤如血然此非衛足之菜無鴨掌之形則亦與兔葵楚葵等同  
爲葵類而已

釋葵 孫同元

古之所謂葵菜卽所謂向日葵也葵字从癸得聲余疋釋天云  
大歲在癸曰昭陽邢昺疏云甲至癸爲十日日爲陽王氏農書  
皇清經解 卷三頁九 經義叢鈔 上

本謂葵爲陽草據此則向日葵之義已隱寓制字之中淮南說林  
訓云聖人之於道猶葵之於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  
也曹植求通親親表云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  
終向之者誠也古人凡言葵菜皆專指向日而言左氏成十七  
年傳云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杜注葵傾葉向日  
以蔽其根急就篇注葵爲衛足之菜傾葉而蔽日者也然則衛  
足卽向日向日卽古所謂葵菜第今人竝以葵爲花品不以爲  
菜品故鮮有食之者

釋葵 謝 淮

按葵種不一有蔬品有卉品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其實葵菹儀  
禮士虞禮劔芼有滑夏用葵鄭注夏秋用生葵賈疏謂舉夏以

兼秋葢卽今之秋葵鮑照園葵賦白莖紫蒂豚耳鴨掌狀與秋葵同白居易詩炊稻烹秋葵與豔風七月烹食之義合本草謂之滑菜與儀禮錮芼有滑之義合公儀休之所拔魯漆室之所周彥倫之綠葵紫蓼盧叔彪之粟殮葵菜皆指此齊民要術引廣雅歸邱葵爾雅翼葵爲百菜之主一歲可三種爾雅菘菹葵郭注似葵而小灼啖之滑卽劉禹錫所謂菹葵燕麥動搖春風又蘇軾詩煮葵燒筍餉春耕則可淪爲蔬者尚多要不若秋葵之爲著也其爲卉品者一曰蜀葵爾雅葍戎葵注今蜀葵也華如木槿一曰錦葵卽荆葵爾雅葍蚍蚘注今荆葵也一曰葵葵爾雅終葵繫露注華紫黃色或謂卽今藤菜要之於卉爲近別有旌節葵陸務觀有詩蘇子由亦有紅葵旌節花之句楊升

皇清經解

卷三百十九

經義叢鈔

古

問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方觀旭

馬鄭解經最爲精審惜鄭注自毛詩三禮而外今無全書然散見他處者往往如吉光片羽彌可寶貴乃吳志注獨載虞翻論鄭馬解尚書違失凡數事如顧命上宗奉同瑁鄭注同酒栝翻駁曰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鄭不覺定推翻之意殆以經文當作上宗奉瑁同字爲後人誤增是以怪鄭氏不能覺定從而訓爲酒栝今按顧命篇同字見七見王用同以祭太保則別有一同用以醋用以祭及嘑拜則以同授宗人夫祭者以酒灌地也太宰秉璋以醋者則禮所云太宰執璋瓚亞裸是也嘑者說文云嘗也則太宰之嘑是嘗酒也同之爲用皆以奉酒謂非酒栝可乎若如翻意則經中同字均屬瑁字之誤而瑁爲鎮

皇清經解 卷三頁七

經義叢鈔

五

圭可用以祭酒及亞裸乎且用圭可嘗酒乎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而太保亦有瑁乎執圭正所以禮神何以拜則反以瑁授宗人也翻又舉馬融訓註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鄭按馬云大同天下乃釋同字之義原不指同爲何物安知其非指酒栝而必加金旁作銅訓釋爲璽乎天子有璽實起秦制周禮貨賄用璽節左傳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是周時之璽貨賄用之大夫有之竝不以爲天子傳國之寶而反取天子副璽之說爲愈于鄭尤所謂讀書不知論世者也又如王乃洮頰水鄭所定本作濯頰翻駁曰成王疾困憑几洮頰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曰天子頰面謂之澣衣甚違不知蓋



闕之義翻意蓋謂洮類爲頰面與濯字有別故怪鄭君作濯今按洮與濯聲相近自得通假又鄭注周禮守祧職云故書祧爲濯濯旣爲古洮字是作濯正從古文鄭旣以洮爲濯又以濯爲澣衣者謂王服澣濯之衣耳蓋王宮中禮服深衣固可澣濯者也今當顧命大禮本宜冕服因疾病止服深衣而被以冕服亦猶論語所云加朝服掩紳也若然則鄭氏經本當王乃洮爲句頰水爲句馬氏曰頰類面也謂服澣衣頰面之後而相以冕服被其身虞氏又謂洮字虛者蓋洮止有濯義卽以爲濯字亦無衣字故云洮字虛也以此難鄭亦非無說但鄭氏案據本經相被冕服之文而爲此語是固以經證經者也又堯典宅昧谷翻

皇清經解

卷三頁九

經義叢鈔

六

史遷從安國問故其作五帝紀正作昧谷此真古文也賈逵傳古文尙書鄭君所注係用遠本則作昧谷實是古文書正義引夏侯等書作桺谷又伏生書傳云秋祀桺穀則作桺者乃今文也考昧與桺本同部字鄭注書大傳以桺爲齊人語明伏生口授尙書以齊人方言讀昧爲桺故今文與古文異也翻不深考反譏鄭氏耶又分北三苗翻以爲北古別字復怪鄭君訓北猶別桺二人相背爲北古文作重八爲別古文作說文八部云火別也又艸部云火古文別許君學于賈逵其說應卽本古文尙書鄭亦從逵則賈逵鄭君奏定之本當從古文作分火三苗鄭恐後人不知火爲古別字故注云火猶別也與說文火別也正同有何可怪翻乃云北古別字則誤火字爲北反以北當

古之別字何其不考六書歟虞翻易學尙出孟氏故所言消息頗有可採至於尙書獨無師承是以所論鄭馬違失先自謬誤無一當理吳志注尙存其說今舉而辨之以見窮經者始可與論史也

問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趙坦

吳志虞翻傳注翻奏鄭氏所注尙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曰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栝謂之酒栝成王疾困憑几洮類爲濯以爲潞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案尙書大傳云秋祀柳穀華山鄭注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柳聚也齊人語皇清經解 卷三頁九 經義叢鈔 七

注周禮縫人引書云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賈疏云伏氏文夫伏生爲濟南人故方言昧爲柳由是傳今文者作柳古文家作昧史遷從孔安國問故史記五帝紀亦作昧徐廣曰一作柳蓋後人以今文改古文也康成非不知今文特注尙書則從師承古文之本故作昧且柳之言聚日將沒諸色所聚故云柳昧之言冥日入後漸成冥黑故云昧義得兩通聲亦相近必謂作柳爲是殆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說文北部𠂔乖也从二人相背𠂔部𠂔戾也从𠂔而𠂔𠂔古文𠂔是𠂔訓乖乖从𠂔義相轉背不煩破字故鄭注云北猶別也且云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其義甚明北且有背音故釋文亦音背楊倞注荀子解蔽篇云背弃去也此其義也然則準以六書按以古

音虞氏所云北爲古別字未可信也顧命云王乃泚頹水馬注泚泚髮也頹頹面也按沐稷醕粱見于禮經泚髮則無之古濯字有濯音濯泚聲相近故康成以泚爲濯釋爲泚衣成事者謂王疾病不能冕服止服澣濯之衣故下經云相被冕服猶論語所云加朝服搢紳也而虞氏不察反謂天子頹面謂之澣衣誤亦甚矣顧命云上宗奉同瑁下云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又云大保受同祭齊宅說文口部託莫爵酒也从口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託假使同非酒器則用以奠用以齊者果何物耶翻之言曰古曰似同然則當衍一瑁字矣解經而竄經兩漢諸儒固不出此按同與彤通鄭箋詩旱麓篇瑟彼玉瓚云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然則同固圭瓚盛酒處也故云酒栒不直以圭瓚釋同者或文不備爾翻又云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鄭按瑁字固取覆冒爲義不常更作大同解獨斷云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然則周時天子固未嘗以璽爲重安得以此解尙書大抵漢儒釋經各有師承而翻特爲異說故云爾舉不足信

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方廷瑚

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奏鄭元解尙書違失事因云顧命執瑁古同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椽謂之酒杯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栒誤莫大焉馬融訓注亦以爲

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元案書正義引鄭注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一人奉同一人奉瑁是同與瑁爲二矣說文云曰重覆也徐音莫保切同合會也从口从口臣鉉等曰同爵名也周書曰太保受同嚳故从口史籀亦从口薛氏鐘鼎款識周齊侯罇鐘牧敦石鼓文同字皆从口說文又云託奠爵酒也引周書王三宿三祭三託是叔重亦以同爲爵也禮祭統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觀下文太保秉璋以酢則同爲裸器無疑矣馬注同者大同天下亦釋爵名同義非謂同卽瑁也虞氏以同名酒器不見于他經故疑之不知同古通鍾周禮

大司樂掌六律六同漢書郊祀志作六律六鍾說文鍾酒器也

皇清經解

卷五頁九

經義叢鈔

九

何疑于同之爲酒杯瑁以朝諸侯豈可以酌酒乎同古通銅周禮典同注故書同作銅漢鏡銘善銅作善同翻見別本作銅有訓爲天子副璽者然璽之名漢始屬天子秦以前上下同之三代傳國不重印璽卽以爲副璽亦與銅字義無關以爲愈于鄭說恐未然矣虞氏又云成王疾困憑几洮頰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非天子頰面謂之澣衣誤莫大焉案洮訓爲濯鄭不誤也鄭以爲澣衣成事者謂王疾病服澣濯之深衣而相被冕服猶論語所謂加朝服拖紳虞氏駁之未嘗深體鄭意也虞氏又云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事而以爲昧甚違不知益闕之義案史記昧谷徐廣云一作柳周禮天官縫人鄭注引書度西曰柳穀賈疏以爲濟南伏生書伏生書傳



云秋祀柳穀鄭注云柳聚也齊人語是作柳乃今文也鄭氏據漆書古文故作昧史記一作柳蓋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引書多古文亦或雜用今文也今文作柳者管子幼官云春三疇同事秋三疇同事說文云卯冒也象開門之形疇古文酉疇爲春門萬物已出疇爲秋門萬物已八一開門象也故虞氏以爲疇柳同字然今文古文各有師承未可據以駁鄭也虞氏又云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案說文云北作𠂔𠂔也从二人相背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𠂔分也从重八八別也孝經說曰上下有別菝戾也从艸从火𠂔古文別然則北別二字形本相似鄭所據古文本作北故从其文訓之曰猶別也史記五帝本紀分北三苗集解引鄭注云所竄皇清經解卷五頁九

經義叢鈔

三

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析義爲別故古鼎銘析木形有作𠂔與別字形亦相近鄭正以別詁𠂔字與虞意同不改經文蓋其慎也不曰北讀爲別則其疏也

釋書呂刑鍤字

孫鳳起

書呂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鍤孔傳及王肅注皆云六兩曰鍤釋文引鄭注及小爾雅並同又釋文引馬融注云鍤六銖也銖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賈逵說俗儒以銖重六兩周官劔重九銖俗儒良是許氏說文解字云鍤銖也銖十銖二十五分之十三也周禮曰重三銖北方以二十兩爲銖案鍤字之說不一當以鄭注考工記六兩大半兩之說爲是考工記桃氏爲劔上制九銖中制七銖下制五銖注云上制重三斤十二兩中制

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是  
鄭以六兩十六銖爲一銖也又冶氏戈戟重三銖注云今東萊  
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環環重六兩大半兩則三銖爲一  
斤四兩弓人膠三銖鄭亦以銖訓之亦謂六兩大半兩也近日  
北平翁氏得古中士劍以天平法馬稱之重二十兩有五錢安  
邑宋氏所藏古劍亦中中制重二十一兩三錢有奇據考工記  
中士之劍當重四十六兩三分兩之二而古劍之傳于今者其  
重尙不及半蓋八土年遠銅質自有剝蝕而古斤權輕小每見  
漢器款識云一斤者當今權不過七兩弱周之權更輕于漢則  
劍之重當必如鄭氏所云可知矣若許氏以銖爲十銖二十五  
分銖之十三準此鑄戈戟劍則太輕若北方以二十兩爲銖則  
皇清經解

卷三頁九

經義叢鈔

三

又太重鄭注書亦云鍤重六兩同於孔王諸說特舉其大槩耳  
其實當以六兩大半兩爲正案鍤銖二字古通馬氏以鍤爲六  
銖固非叔重知鍤銖同物而據古尙書爲說與北方所釋輕重  
懸殊未有定論鄭氏據叔重之說定鍤銖之同據東萊所稱定  
權量之數較諸家爲精核矣古文省偏旁鍤銖二字形相近薛  
尙功鐘鼎款識周師淮父卣銘云錫貝山埒今考定當爲錫貝  
由爰爰正作卣與爭字相類又今嘉定錢氏所藏周祖孚彝銘  
云王錫金百爰爰作爭知其始本一字也後世小篆作而加金  
作鍤或作銖文旣殊而音隨異矣鍤銖字又通作率考工記先  
鄭注讀銖爲刷史記周本紀其罰百率集解引徐廣曰率卽鍤  
也周禮職金疏引古尙書鄭注古之率多作鍤又通借作選饌

等字漢書蕭望之傳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師古曰字本作銖銖卽鍤也史記平準書名曰白選漢書作撰伏生大傳死罪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兩皆假借字也近世東原戴氏據釋文所引說文校徐本知十銖十字下脫去一字據考工鄭注引說文證三銖爲一斤四兩知說文北方以二十兩爲銖爲字下銖字上脫去三字甚爲精鑿至以鍤爲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銖爲六兩大半兩且謂呂刑之鍤當爲銖弓人之銖當爲鍤殊違許鄭之說恐未然也

由之鼓瑟

許乃濟

論語由之瑟皇氏義疏本作由之鼓瑟考文載古本並有鼓字按集解載馬注亦應有鼓字邢疏亦然不知何時脫去鼓瑟二皇清經解

卷五頁七

經義叢鈔

五

字見下侍坐章以及毛詩國策史記皆有其文如單言瑟而不言鼓則由之瑟亦猶人之瑟耳何異之有說苑載此事及集注引家語並有鼓字

策問史記載尙書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徐養原

史記儒林傳云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然遷書亦參用今文非純乎古文也試略言之堯典便章百姓索隱曰今文作辯章今按鴻範王道平徐廣曰一作辯張釋之馮唐傳贊王道便便與辯古字通昧谷徐廣曰一作柳谷今按書疏云夏侯等書作柳谷便在伏物索隱曰太史公據大傳也舜讓於德不懼徐廣曰今文作不怡怡懼也又太史公自序作不台索隱音怡若古文則作不嗣

見文選典引韋昭注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謚哉  
余正謚靜也黎民始飢徐廣曰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若古  
文則作阻見漢書食貨志孟康注牧誓如材如離徐廣曰此訓  
與螭同今按文選西都賦注引歐陽尚書說螭猛獸也說文內  
部螭字注引歐陽喬說同歐陽喬者蓋歐陽高也金縢周公卒  
後秋未穫按論衡感類篇載今文家說正如是呂刑其罰百率  
按周禮職金疏引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  
爲率凡此皆用今文之確然可據者也又如咎繇謨帝曰毋若  
丹朱敖禹曰予辛壬娶塗山與論衡問孔篇合漢書楚元王傳  
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後漢書梁統傳舜禹相戒無若丹朱  
俱與史記同高宗彤日天既附命正厥德按漢書孔光傳附命  
皇清經解 卷三頁九 經義叢書

作付命付附古通用鴻範毋侮鰥寡與列女傳楚野辯女篇合  
五者來備後漢書荀爽傳注引作五是按爽對策云五臧咸備  
各以其敘又李雲傳五氏來備注云氏與是古字通然則臧與  
是古亦通凡此雖不能明證其爲今文然漢人言書率用今文  
則亦今文說也若古文說之可考者鴻範曰涕按毛詩載驅箋  
云古文尚書以弟爲圍疏謂古文作悌今文作圍賈逵以今文  
按之定以爲圍於古文則爲弟然則悌乃弟之譌也伊尹作咸  
有一德在成湯時按鄭本序次咸有一德在湯詰後故以爲成  
湯時也仲丁書不具按仲丁書雖不在逸十六篇之列而殘簡  
尚存史公蓋親見之帝大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彘穀拱生於  
朝按大傳云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彘穀俱生于朝七日

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劉向五行傳及論衡異虛篇俱依此說蓋今文家不見百篇之序故以大戊爲高宗顏氏以爲伏生差謬是也惟史遷得之是其多古文說也又如堯典便程南譌索隱曰爲依字讀正義亦云爲音于僞反是史記本作爲也攷漢書王莽傳南巡則蒔以勸南僞僞與爲通也鴻範沈漸剛克與左傳文五年所引合劉歆好古文古文尙書與古文春秋皆至歆始顯是亦古文說矣他若堯典居郁夷今文作嵎鐵見書疏古文作塢夷見說文咎繇謨來始滑今文作采政忽見索隱古文作在治習見集解毋逸高宗五十五年今文作百年見石經古文作五十九年見中論胎誓今文作解誓見大傳古文作桀誓見周禮雍氏注此則不古不今未知遷之所據若堯典

皇清經解

卷三頁九

經義叢鈔

五

之教釋子注引孔安國曰穉胄聲相近然以說文攷之古文當作教育子故馬融訓爲長云教長天下之國子則穉未必爲古文也禹貢之滎播旣都索隱曰古文尙書作滎波此及今文並云滎播然馬鄭本俱作播惟漢書作波則播未必爲今文也克明俊德以俊爲馴鳥獸羣尾以尾爲微擾而毅以擾爲擾禹敷土以敷爲傅彭蠡旣豬以豬爲都西伯戡黎以黎爲阨今殷其淪喪以淪爲典咎徵曰蒙以蒙爲霧此或字有古今或傳寫魚魯要於經義無涉予其大賚汝以賚爲理豈訓賚爲理邪惟貌有稽以貌爲訊豈訓貌爲訊邪夾右碣石入于河作入于海臣瓚引書亦然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丕爲負康成釋書本此微子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云我其發出往吾家保于

喪文侯之命乃平王命文侯仇今云襄王命文公重耳若此類蓋不能決其爲古文爲今文矣且百篇之序皆古文也故史記具載之然亦間有異字如異畝同穎畝作母旅天子之命旅作嘉是也蓋孔壁古文當以司馬遷所見者爲最直若馬鄭之本依賈氏所定已非純用古文況梅賾所獻乎後之讀史記者見其與孔本異卽以爲今文見其與馬鄭同又卽以爲古文均失之矣

問史記載尙書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邵保和

孔安國傳古文尙書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史記述五帝三王時事無不取信尙書宜皆本於古文者也然取遷書而讀之凡所引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文有增損字

皇清經解

卷三頁九

經義叢鈔

五

有通假義有補綴或且隨筆竄易以成已一家言班固稱遷多古文說要未盡本於古文而雜出於今文者有之焉五帝本紀能明馴德以親九族至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夏禹本紀禹命諸侯百姓與人徒至於帝錫禹元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宋微子世家微子乃問於太師少師曰至不如去遂亡又武王旣克殷訪問箕子至六曰弱魯周公世家武王克殷二年至王亦未敢訓周公凡若此者皆用古文者也可以明之古文與今文不同論者以爲今文久失傳第從史記注而錄之則便作辨擇作怡靜作謚始作祖嶠奪作禹鐵明都作孟諸此皆係今文史記不從則可以知遷之用古文也又周公世家周公卒後至歲則大孰載古文說不當云周公卒後史記如此

則決其爲今文無疑成王葬周公而雷風著災亦見梅福傳顏師古注謂出尙書大傳據此足以爲證又高宗享國百年亦見漢書五行志及劉向杜欽兩傳蓋用今文書也唐張守節有言史記文與古文尙書同者則取孔傳注之與伏生書同者則用馬鄭王肅三家此史記正義所由作與然若文侯之命平王命晉文侯仇遷以爲襄王命文公重耳之詞蓋見左傳彤弓矢旅弓矢秬鬯一卣之賜同未及察其詞之異也大抵遷書以文章樹奇其於左國楚漢春秋諸書翦綴而運量之揚榷而變化之孰爲已出孰爲非已出若淄澠混合但見其論漣浩渺而已不能以目辨之也其於尙書亦若是焉已矣

問史記載尙書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詞聯奎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經義叢刊

三

太史公撰史記多引孔安國尙書按漢書儒林傳安國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嘗取史記所載廢之如五帝本紀之引堯典夏本紀之引禹貢咎繇謨殷本紀之引湯誓高宗融日伐者周本紀之引堯誓甫刑麻書封禪書之引堯典周公世家之引金縢毋逸多士盼誓燕世家之引君奭衛康叔世家之引康誥微子世家之引微子之命鴻範晉世家之引文侯之命皆與今文少異又河渠書引夏書禹抑洪水二十八字則今文所無全是古文惟夏紀所引甘誓較之今文少一汝不共命句餘同今文又殷紀所引葛伯不祀一段及湯誥維三月一段盤庚乃告諸侯大臣曰一段皆今文所無者周紀所引白魚躍入王舟中至火復王

屋爲烏索隱謂是今文泰誓又武王乃作大誓一段齊世家引師尙父左杖黃鉞一段亦是今文今文傳自伏生止二十八篇古文傳自孔安國多于今文一十六篇武帝時得泰誓傳其文以合于伏生之書故爲二十九篇合古今文爲五十七篇當時列于學官博士所課者惟今文爾古文藏在祕府人所罕見太史旣傳自安國其述事欲便于覽者往往以訓詁之字改變經文而今文又爲肄業所及故其所載雖文有增損字有通假義有補綴及或隨筆竄易以成就已一家言要與今文無大異處是卽真古文所在而非後世託名古文者可竝也

今古文尙書增太誓說

周聯奎

伏生傳尙書於張生歐陽生實二十八篇史記言二十九篇說皇清經解

卷三頁六

經義叢鈔

三

者謂當時以二十八篇增大誓一篇其爲博士之業史家不復識別故統言二十九篇或以史遷據古文家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實二十九篇而大誓不在其內據劉向別錄及劉劭七略俱謂武帝末民得大誓于壁中獻之與博士讀以教人鄭康成書論亦云民間得大誓若大誓武帝末始出則不得以史記所云二十九篇謂大誓在其內矣然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卽引大誓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則知此書出于武帝之前故仲舒得以引入馬融疑其僞歷數春秋國語孟子孫卿禮記之引大誓文五事謂今文大誓無此語融之意以非伏生所傳故疑之爾然伏生尙書大傳有云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云云明係大誓之



文其所以不傳者蓋伏生年老容有遺忘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能記憶其全故爾大傳引九共曰子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述其片語而不傳其全文是其不能記憶之驗也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計伏生書二十八篇三分般庚則爲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大誓三篇適五十七無大誓則不符其數又李氏集注尚書于大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而兩漢諸儒備見今文古文者未嘗疑大誓有今古文之異則今文大誓同乎古文可知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將五十四篇中惡在其可信邪自古文亡而梅賾僞古文出中有泰誓二篇凡馬融所疑不在者悉在焉夫馬融明言略舉皇清經解

卷之三頁九

經義叢鈔

天

五事以明之非謂盡于此五事也乃僞作古文者不能博極羣書止據融之所及而不據融之所未及故墨子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等句反不見引入是知融所疑爲僞者未必是僞而梅賾古文人所信爲真者實非真也若以今文大誓爲漢時僞作則當劉向以中古文校尚書時早已斥其僞矣奚待後人議哉

今古文尚書增太誓說

徐養原

漢之尚書別有大誓一篇今古文皆同而其得之之由其說不一孔疏云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大誓三篇此謂大誓出于宣帝之初也文選注引七略曰孝武皇帝

未有人得大誓書于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讚說之因傳以敎此謂大誓出于武帝之末也二說既不同矣夫大誓果自古有之乎劉歆曰大誓後得馬融曰大誓後得鄭康成曰民間得大誓豈皆謬說耶果出于武宣之世乎伏生載於大傳史遷載於史記武帝之詔引之仲舒之對引之終章之對引之何由而預見耶善乎孔冲遠曰史漢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大誓以并歸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或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按王充曰孝宣皇帝之時河内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然后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易十九篇始定矣充言益一篇不知所益何篇以他書考之易則說卦書即大誓唯禮無聞而史漢皆言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皇清經解

卷三言六

經義叢鈔

三

初未嘗有所缺豈非重得之明驗乎意伏生初傳大誓時諸儒疑信參半至河内重得然後列于正經藝文志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皆立于宣帝之世蓋至是經文始全向歆校書遂據以著錄耳若夫壁中古文五十八篇亦有大誓則大誓豈又出于孔壁乎曰非也馬鄭俱傳古文者也一則曰大誓後得一則曰民間得大誓明非孔壁所有或曰大誓既不出魯壁何以古文有大誓曰古文多於今文蓋有古文有而今文無者未有今文有而古文無者其故何也今文立于學官古文不立于學官說經者不敢以古文所有補今文亦不敢以古文所無廢今文也或曰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疑本不數大誓故五十七此又不然大誓凡三篇若不數大誓則

祇五十五不得有五十七也鄭氏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師古引此以爲証自是確論然則所亡何篇乎或以爲酒誥或以爲武成要皆非是何則古文四十六卷爲五十八篇篇與卷不同者以有一篇而分爲數篇篇雖分而卷不分故也一篇而分爲數篇者唯九共般庚及大誓般庚大誓鄭氏時具在則所亡者其九共九篇之一乎若酒誥武成則以一篇爲一卷者也亡其一篇卽亡其一卷志計篇則缺其一計卷則無所缺是所亡者非酒誥非武成尤非大誓章章明矣近世秀水朱氏謂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其一乃百篇之序亦未必然蓋古文有序而今文無序何以明其然也王充曰或說尙書二十九篇法斗七宿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此蓋今文家說充非之曰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要之爲此說者不見百篇之序者也若知有百篇之序而爲此說則僞矣張霸雖治古文春秋亦未見古文尙書故僞造百兩篇以欺世使霸見古文百篇之序則無此謬矣使霸以前人人知有百篇之序則霸亦不敢謬爲之矣則知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宜數大誓不宜數書序或曰志稱歐陽經三十二卷章句三十一卷蓋三十二者分大誓二篇爲二卷又有序也章句釋經不釋序故三十一也似今文亦有序矣然今文卽有序亦祇有二十九篇之序無百篇之序且三十二卷中有大誓豈二十九卷中無大誓乎宣帝使博士讚說詎獨歐陽博士讚說而夏侯博士不讚說耶夏侯二十九卷必無反數書序而不數大誓之理唯釋文序錄云

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大誓之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此當是末說之所本然併書序數之而以爲三十篇則可去大誓不數而以爲二十九篇則不可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八十九終

皇清經解 卷三三首九

經義叢鈔

三

